

##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Altogether Autum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Du M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bstract:** Prose is a kind of importa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genre, which especially features flexible forms, beautiful languages, deep artistic conceptions and sincere emotion in terms of its unique creation and aesthetics. This disser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takes the prose Altogether Autumn as the aesthetic object and meanwhile selects its two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s from Lu Gusun and Zhou Renhua respectively as the aesthetic subje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also made between them from five aspects: sound, diction, sentence, imagery and emotion,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the aesthetic value in prose translation and improving aesthetic awareness.

**Key words:** Translation aesthetics; Prose translation; Altogether Autumn

Received: 2020-09-23; Accepted: 2020-09-28; Published: 2020-09-30

# 从翻译美学角度评析 Altogether Autumn 的二个译本

杜 敏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邮箱: 815598470@qq.com

**摘 要:** 散文是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 是一种重要的体裁形式。其形式灵活, 语言优美, 意境深邃, 情感真挚。本文以翻译美学理论为基础, 以散文 Altogether Autumn 为审美客体, 选取 Altogether Autumn 两个英译本——陆谷孙译本和周仁华译本为审美主体, 从语音层面、词汇层面、句法层面、意象层面和情感层面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其美学特点, 旨在探讨散文翻译中的美学价值, 并提高审美意识。

**关键词:** 翻译美学; 散文翻译; Altogether Autu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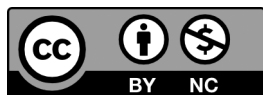
投稿日期: 2020-09-23; 录用日期: 2020-09-28; 发表日期: 2020-09-30

---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1 引言

“*Altogether Autumn*”是一篇充满美好意境的散文，讲述的是作者同自己的女儿在金秋时节一同种下球茎植物的往事，文章借景抒情，描绘了秋之美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的女儿童年往事的怀念，抒发了母亲对女儿深深的爱。这篇优美的散文，其行文自然流畅，意境深邃辽阔，给人以美的享受。基于上述内容，本文将通过对比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老师和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周仁华老师的译文，来探讨散文翻译中美的再现。

## 2 翻译美学理论

翻译美学的语言学基石是1993年钱冠连出版的《美学语言学》，其对美学语言学的定义为：美学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审美属性、研究日常言语活动和言语行为既作为交际活动又作为审美活动时的特点和规律的学科。它是美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美学语言学的任务是阐明整体意义上的人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语言体系和个别人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己的言语[1]。

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的定义是：“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2]。”

刘宓庆发表了《翻译美学导论》，进一步阐明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原语和目的语为审美客体，译者为审美主体，在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式下建立了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主张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充分挖掘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和指导作用，借鉴西方美学理论，从而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内涵。刘宓庆将翻译美学分为形式系统美学和非形式系统美学，前者涉及语音、句法和词汇层面，后者涉及意象和情感层面。[3]

### 3 散文 *Altogether Autumn* 译文审美再现

周领顺曾谈到,“散文难译”,难就难在“求真”的基础之上在“求美”,且要美得自然、美得出神入化”[4]。故而我将分别从语音层面、词汇层面、句法层面、意象层面和情感层面五个方面对陆老师和周老师的译文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分析其中蕴涵的审美价值。

#### 3.1 语音层面

散文的翻译应重视节奏,节奏不是翻译的,而是再现的,译入语的节奏不能以原文节奏的构成要素为基础,而应以原文的风格和情感为基础[5],比如将叠词、双声词、拟声词以及四字格交叉使用,使文章更具韵律感,而在译文中如何将散文中的节奏韵律再现需要译者深厚的翻译功底。

例 1: That would almost be murder, and so I'll wait until the first night frost anaesthetizes all the flowers with a cold, creaky crust that causes them to wither; a very gentle death.

陆谷孙译:所以我要等待第一个霜降之夜,等待花瓣全部沾上一层冷冽的霜晶,蒙无知觉中自行凋零,和婉地寿终正寝。

周仁华译:因此我得等待,等到夜晚的第一次寒霜用清冷的噼噼作响的冰衣将所有花朵麻醉,使它们慢慢凋零,温柔地死去。

原文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霜降来临,秋日花之凋零之这一景象。其中 cold, creaky, crust 采用押头韵的形式,三个爆破音 k 的发音,让读者深深体会到夏末秋初、霜降而至、草木瑟瑟的意境。汉语构词“双音词化”和“四音节化”的特点也表现在叠字叠词的使用上。汉语中叠字使用非常普遍,叠字在英译时通常只能舍其形式而译其意义[6]。陆谷孙译文中“凛冽”二字是双声词和原文押头韵对应,且语言较为简洁。周仁华的译本选用叠字拟声词“噼噼”,生动活泼,富于音乐感,从而体现原文风格。拟声词通过模拟声响来刻画自然界的聲音,是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具备的一种成分。拟声词不仅可以使我们的词汇变得丰富,而且在美学功能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音韵美是审美再现

的重要手段,两位译者,分别用双声词和拟声词再现了音韵美。

## 3.2 词汇层面

例 2: Pulling out all the annuals which nature has allowed to erupt in overpowering purple, orange and pink, a final cry of joy.

陆谷孙译:把一年生植物强行拔起,掐死造化恩赐的紫绦、橘黄和浅红这一片烂漫,阻断自然界的最后欢声,简直无异于谋杀。

周仁华译:就得把那些欢畅地绽放着紫色、橙色、粉红色花朵给拔除掉,大自然一年只许诺了它们一次生机,拔出他们无异于谋杀。

原文使用“Pulling out”“erupt”两个动词描绘迫害植物的两个动作。陆谷孙译文分别拆译成“拔起”“掐死”“阻断”,周仁华译文分别译为“拔除”“拔出”,在选词上,陆谷孙的译文表达更准确、生动、形象。在生动有效再现原作形象意义的同时,也将作者所寓寄的情感表现出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紫绦、橘黄和浅红”的描写也更生动具体,富有诗情画意。体现了选词上的审美价值。可见斟酌词句,择优从善是翻译活动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词在语言中可以承担传递审美信息的功能,因为它能够有效而又全面地体现语言的美感。

例 3: The trees are plump with leafy splendor. The birch is softly rustling gold, which is now fluttering down like an unending stream of confetti.

陆谷孙译:树叶犹盛,光鲜可人。白桦婆婆轻摇,一片片金色的叶子飘飘落地,犹如一溜不绝如缕的庆典彩纸。

周仁华译:树儿郁郁葱葱的,丰满而气派。白桦树轻轻摇落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飘飘啊飘,像不停飞舞的彩纸屑。

原文中作者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将“The birch”比作“an unending stream of confetti”,让这一原本抽象的过程变得具象化、生动化。陆谷孙和周仁华的译本中也都用了比喻的手法,分别译为“犹如”和“像”达到了同原文一致的审美效果。两位译者以寥寥数语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勾勒出动人的场景。从美学的角度看,明喻可以很好地展现文章语言之美,翻译中明喻的恰当处理对于原文的审美再现十分重要,且密不可分。

例 4: Everything breathes an air of stillness, the silence rent by the exuberant color of asters, dahlias, sunflowers and roses.

陆谷孙译: 一片静谧, 唯有紫莞、大丽菊、向日葵和玫瑰的浓艳色彩似在撕裂四下的沉寂。

周仁华译: 万物都在呼吸着恬静的空气, 静谧中穿透着紫莞花、大丽菊、太阳花和玫瑰花浓郁的芳香。

原文中“stillness”一词写静, “breathe”一词写动, 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动结合, 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在一片安静祥和, 大自然生机勃勃的画面。陆谷孙译文直接翻译成“一片静谧”没有对“breathe”进行翻译, 仿佛只是铺设背景, 营造气氛, 引领读者的好奇心。周仁华译为“万物都在呼吸着恬静的空气”, 紧贴原文, 在营造意境方面稍显逊色。同时在翻译审美活动中,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 应当根据译文本达到审美功能的原则, 通过采用“切近”于艺术原型“最自然对等”的表达方式, 最终做出完整信息的审美再现 [7]。对于“rent”的选词上, 两位译者分别翻译成“撕裂”和“穿透”, 前者更加生动形象, 具有动态感,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画面之中, 在词汇的选择上, 更好的再现了原文的审美。

### 3.3 句法层面

例 5: But every year, in autumn, she talks about it full of nostalgia for the security of childhood, the seclusion of a garden, the final moments of a season.

陆谷孙译: 但每年秋天, 她总要提到下种的事, 口气里充满怀旧的意味, 缅想事事都有保障的童年, 幽闭的庭园, 一个季节的最后时刻。

周仁华译: 但每年秋天的时候, 小女儿都会谈到种球茎花的事儿。谈话中充满了怀旧的心情: 怀念孩提时代的安全感, 怀念花园远离尘嚣的宁静, 怀念一个季节的最后时光。

原文作者用 for the security of childhood, the seclusion of a garden, the final moments of a season, 三个并列的 the...of 结构排比表达了对往昔深深的怀念, 陆谷孙并没有保留原文的句式审美, 而是直接翻译成不同的名词短语, 而周仁华将 for 分别

译成三个并列的“怀念”，和原文对应，语言流畅，一气呵成，形成一种气势，有加强感情的作用。不仅翻译出了原句的含义，在句法上也再现了原文的审美。

例 6: Now I wander through my garden indecisively, trying to hold on to the last days of late summer.

陆谷孙译：我在园中徜徉，拿不定主意，只求留住残夏的最后几天。

周仁华译：此时我徜徉在花园里，试图让夏季为时不多的光阴再停留些时候。

原文作者采用“主干+非谓语”的简单句，十分简洁地表达了对夏天的不舍。陆谷孙译文将原文进行拆分，把副词“indecisively”直接翻译成“拿不定主意”，把单词翻译成小句，对句型结构进行拆分，更符合汉语句型审美。同时把“trying to”翻译成一个“求”字，更加加强了作者对时光的眷恋，就仿佛对女儿儿时回忆的眷恋一样，饱含深情。

### 3.4 意象层面

意境是一种意念、情感、场景结合的艺术境界，主要是指情景的交融升华。

“意美”是文学作品中较难感知的一个美学元素，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意境美并在翻译中将其生动地展现出来，是译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8]

例 7: Soon November will be approaching with its autumn storms and leaden clouds, hanging above your head like soaking wet rags.

陆谷孙译：十一月行将降临，带来秋的凄风苦雨和铅灰色阴云，像浸水的抹布一样压在你的头顶。

周仁华译：要不了多久，11月就会来临，连同秋天的风暴和铅灰色的云朵，如浸了水的破布高悬在你的头上。

原文通过“autumn storms”“leaden clouds”“soaking wet rags”三个意象的描写，让人产生悲凉、哀叹的情绪，作者借此动态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秋之哀。陆谷孙译文也用了英文里相应的意象“凄风苦雨”“铅灰色阴云”“像浸水的抹布”，渲染了伤感的感强基调，营造了哀而不卑的氛围，实现了原文意象层面的审美再现。而周仁华译文，“秋天的风暴”“铅灰色的云朵”“如浸了水的破布”“紧

贴原文,但对于意象的审美传递上稍显逊色。

### 3.5 情感层面

散文很重视以景托情和情景交融的美感。翻译审美中必须把握住 SL 中作者的情志、意指,才能以此为准绳选择词语,确定译文总体风格、风貌或风骨的再现,自不待言。[3]

例 8: How both of us would dearly love to have a time machine. To go back. Just for a day.

陆谷孙译:母女俩多么衷心希望有一台时间机器,能回到往昔,即便过上一天也好。

周仁华译:我们俩是多么多么地希望能够拥有一台科幻传说中的时间机器啊!让他它带我们回到从前,只一天就行。

“To go back. Just for a day”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作者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之情。将全文的情绪推向了顶峰。陆谷孙的译文把“just”翻译成“即便……也”,充分译出了“just”一词所包含的感情意义,母女对过往时光的缅怀之意跃然纸上,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周仁华译本力求通过把“dearly”翻译成“多么多么”把原文的句号变成感叹号来传递情感。比较而言在传递作者情感、意指审美方面稍显逊色。

## 4 结语

本文运用翻译美学理论,从语音层面、词汇层面、句法层面、意象层面和情感层面五个方面对陆谷孙译本和周仁华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陆谷孙先生用词生动,句式优美,译文极具美感;周仁华先生则善于贴合原文的句式结构,用词质朴。两位老师的翻译都值得学习,但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如能再现原文语音、词汇、句法、意象和情感方面的审美价值,那么译文也将更上一层楼。

## 参考文献

- [1] 钱冠连. 美学语言学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3.
- [2] 方梦之. 译学辞典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3]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 [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9.
- [4] 周领顺. 散文翻译的“美”与“真” [J]. 中国翻译, 2015 (2): 117-119.
- [5] 余东, 刘士聪. 论散文翻译中的节奏 [J]. 中国翻译, 2014 (2): 92-96.
- [6] 邵志洪. 英汉语研究与对比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 [7] 李智. 当代翻译美学原理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 [8] 赵胜全. 从翻译美学视角探析文学翻译的课堂教学 [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8 (4): 111-112.